

滚铁环

◆张正

假日里,去扬州玩,从古运河畔的东关古文化街入口处走进,像是完成了一次穿越,从这座花园城市的现代繁华穿越到了青砖黛瓦的传统文明。这样的穿越还没有停止。在许多家古色古香的店铺,我居然发现有铁环和滚铁环的钩子卖。我的记忆再一次亢奋,穿越到了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:滚铁环,那曾经是我们乡村少年乐此不疲的游戏。

我生长的那个乡村,滚铁环的娱乐,在孩童中一度流行到泛滥的程度。或许,这跟镇上一个机床厂有关。机床厂里有许多边角料,像垃圾一样堆放在空旷的地上等待处理。边角料中有或大或小、或灵巧或笨重的铁环。那时的工厂,管理比较宽松,门卫对孩子都很和蔼,放晚学后,我们愿意多跑几里路,成群结队赶到镇上,混进厂

里,取出我们想要的铁环。后来,溜进工厂的孩子多了,引起厂里注意,管理才紧一些。家里有人在厂里上班的,仍可借找人的名义,大模大样走进。有的小伙伴,父母在机床厂上班,直接请父母带铁环回来,都不需要自己跑。

一人玩,十人看,百人想,最终人人都想拥有自己的铁环。机床厂里的边角料解决了一部分,还有许多人,八仙过海,各显神通,自己想办法。有三种环,给我印象深刻。一种是马桶上的铜环。乡下人家,用马桶并不普遍,祖上日子稍微好过的,才有这种圆鼓一样的接粪便的家伙,用得久了,马桶废弃了,被淘汰了,箍马桶的铜圈被孩子发现,像得了宝贝,敲下来,当铁环滚,大小适中,轻重适宜,棒极了。还有一种,也是箍桶用的圈,只不过不是铜匠加工出的铜环,而是箍桶木匠简单绞成的铁丝圈,桶破了,铁丝圈还在,取下当铁环滚,太轻,接头的地方挡三绊四,勉强

能用。还有一种是竹环。大多是竹篮篮口的骨架。竹篮坏了,篮口拆下,当铁环滚。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,偶尔过把瘾还能凑合,滚不长久。竹环大而不当,缺少分量,通常还不是完全规则的圆,接头的地方用细铁丝绑扎着,一个疙瘩,每滚到这里就要小心,否则,环要么卡死,要么磕碰出好远。哪有扁扁的铁环好玩,粗铁丝拗成的钩子和铁环相互轻轻触碰,发出悦耳的金属摩擦声,一路走,一路滚,一路欢响,让暂时还没有找到称心如意铁环的小伙伴馋得眼珠子快掉下来。

我们乡村的孩子,小时候玩过许多自制的玩具,大概只有滚铁环这一种,从来没有被老师和家长制止过。因为它没有任何危险性,也不妨碍我们在学校、在家里做什么。上学、放学,我们可以一路滚到学校,再滚回家,只会走得更快,不会耽误时间。下课,从教室滚到厕所,再从厕所滚到教室,老师看见,也不会说什么。在家,父母



让我们去庄前庄后做个事,只要双手闲着,我们也可以滚着铁环去,大人不会反对。“伢子都是玩大的!”这是老家乡下的一句俚语。有那么几年,我们是在滚铁环的游戏中玩大的。渐渐地,我们不滚了,因为我们长大了。可后来的孩子,也不滚了,因为他们可玩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。现在,在东关街,我又看到了铁环,我又变“小”了,回到过去,童心荡漾。

我拿过一副铁环和钩子,左看右看,爱不释手。店主见状,发现了商机,极力撺掇我买一副回去,说是可以健身用。我问价格,开价二十八元一副。不算太贵。这种铁环,搭头是焊接后抛光的,外表镀了一层银亮

的金属;钩子的杆也是金属的,镀得和环一样银亮,把手是单独嵌上去的木柄,机械旋成很光滑的那种。怎么看,它们中的任何一副,都比我们小时候最好的铁环精致、漂亮。果真有一位和我差不多岁数的男性游客买下一副,在东关街的青石板上尝试着滚动,第一次,环跳了一下,倒地,失败了;有了第一次的经验,第二次,成功了。他的表演赢得了身后女人和孩子的喝彩。我也笑了,心里生出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感慨。

最终,我没有买。因为,刚才,我已经穿越到少年时代,在精神上体验过了。现代人太聪明,发明、复制的可刺激人各种欲望的东西太多,我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。我已经到了可以克制冲动的年龄。

故乡的桑葚

◆晴川



胆,几次一摔,胆子就摔大了,上树赛如猴。

心中惦念桑葚,上学便没了心思,常常半路折回,悄悄躲在草堆后面,待父母出了门立即攀上树枝。左右腾挪,与鸟争食,吃得忘乎所以。桑叶浓密肥厚,随风翻转,沙沙有声,正可隐蔽,但父母眼尖,常在我们埋首饱口福之时,突然一声断喝,吓得我们赶紧抱树滑下,乖乖把屁股露给他们打。

初夏最让我们迷醉的,当属老家屋后墙根那棵高大的桑树。从春天桑树叶子刚刚冒出来,我们就开始仰望,盼着它早些开出洁白细绒的小花,盼着花变青果,变红,再黑。等到紫红一片缀满枝头,我们便脚踏土墙豁口“噌噌”上去,骑于枝柯或坐于瓦楞,一颗一颗塞入口中,让细嫩爽滑的甜蜜果汁盈满舌尖。

爬树需要勇气。胆小的靠边,只能仰头看着,喉管蠕动猛咽口水,受不了馋虫勾引便在树下拣漏解馋,或者渴尽讨媚之功,央求摘一些扔下来分享。没法了也会硬着头皮,麻起胆子爬,一慌神脚底打滑,整个人滚个狗啃泥。于是偷偷寻机练

父母不准我们攀爬,除了担心摔,还有一个原因,是怕吃多了伤身。父母每次出门都很郑重地关照:“东头王奶奶家女儿就是贪吃撑死的,记得啊!”那是啥时候的事儿?谁见过!嘴上嗯嗯,心中哼哼,以为只是吓唬小孩的惯用把戏,阳奉阴违的作派,让父母又气又恨。

桑树易活,农村田头沟边随处有其身影。屋后的不让随意攀爬,外面还管得着?只能干

瞪眼。上学放学,想吃就吃,缘手而上,尽情享用。吃够了,带着一嘴黑牙打闹嬉笑,在春天的广阔田野里疯。走得早,回家迟,难免遭父母追问,我们只好编谎话圆,打扫卫生或被老师留置作业就比较有效,以为神不知鬼不觉,还在心里美呢,岂知早已被乌紫的嘴唇出卖,五指钉耙立即“啪啪”飞上身。这还算是轻的,沾水的桑树条试试?那才叫一个辣刮。这是撒谎必然的代价。

见土便活的桑树结果也快,两三年就蚂蚁上树,爬满枝杈。矮树上的果,等不到熟就被贪馋的孩子摘吃光了,唯有大树留有惊喜,只是树高了危险就多。

小学设在隔壁村子。路上要经过一个滚水坝。坝堤两岸长着三四棵桑树,枝繁叶茂,亭亭如盖。一到初夏,乌泱泱一片,诱人流涎。有一回放学,我一个人躲在枝桠间大快朵颐,迷迷糊糊一头栽下,滚进了坡

底的麦窠。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厢房的草包上,屋里亮着油灯,围满了邻居,赤脚医生正从他的挎包里取出石膏和夹板,给我的左腿裹缠纱布:“好了好了,个把月就没事了。”满脸泥巴的父亲在一旁憨憨地笑,母亲却扭转头,抬手撩起一只衣角……

桑树性野,对环境不挑剔,枝条乱生,没个正样,一定型就很难改变,梅“以曲为美”,想桑树亦如是,也能多出桑葚桑叶,但于人,“敬则无姿”。家乡有“桑树条子从小拐”一说,用以教化孩童,极具说服力,诗云:“情怀已酿深深紫,未品酸甜尽可知”。可惜那时年少懵懂,生命成长的旅途中根本体会不到父母的良苦用心,以至于后来常常会想哪里有后悔药可买。

参差红紫熟方好,一缕清甜心底溶。桑葚好吃,是童年至味,现在人也十分喜爱,视之为水果极品。新疆人尤擅抓商机,将之做成干果、桑葚酱,卖了个

好价钱。桑木之优,在于弹力、韧性,是农人做扁担的首选。桑树叶呢,多知是蚕的面包和香肠,蚕农的命根,但其用途何止这些。有年春天陪友人在乡野散步,见一外乡人在河边撸桑叶,以为摘了养蚕,一问才知是用以制茶,真是孤陋寡闻。又听说一些地方将桑叶当作食材,炒着吃的,甚至将嫩芽凉拌了酒,名曰桑芽菜,嚼之咕咕有声,谓有野蔬之妙,惊骇自己枉为吃货,羞赧得无地可钻。

岁月如流水。流水尽头,是落红缤纷的背影。工作在小城,每次在街头见到裹头巾的农妇提篮叫卖,就想起故乡的桑葚,于是得空便回。村子还是那个村子,桑树还是随处可见,郁郁葱葱,都热烈地结果,串串如黑枣,遗憾不见有人来摘。桑葚多到我一个人怎么吃都吃不完,只能任其砸在地上,被人踩成一块块紫花,寂静无声地开在路边、田头、沟畔,开在心里,寥落如风。